

## 【文献介绍】

# 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的历史编撰学

励 轩<sup>1</sup>

摘要：这篇报告介绍了 15 本关于生活在中亚之外的沙俄和苏联穆斯林的英文学术著作。这些书聚焦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鞑靼人，阿塞拜疆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达吉斯坦人。它们涵盖了这些族群的历史，民族构建过程以及与俄罗斯人的冲突。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检视，学者们能够了解这些穆斯林是如何在沙皇俄国和苏联生活的。

自从 16 世纪以来，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的穆斯林已经在俄国和苏维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发动了贾迪德运动（Jadidist movement），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曾经困扰过沙皇俄国的北高加索穆斯林在苏联崩溃之后，再度因其与族裔俄罗斯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困扰着俄罗斯联邦。进一步的，对中亚之外穆斯林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苏维埃政治和社会历史。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流放史的调查有利于我们了解苏联民族政策和它的结果。对阿塞拜疆独立运动的检视帮助我们获知沙皇俄国和苏联崩溃的原因。在这篇论文中，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涵盖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主要穆斯林族群的历史编撰学。这些书将会涉及我所提到过的主题。

谢林·阿金纳（Shirin Akiner）的《苏联的穆斯林》（*Islamic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是一本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概述。阿金纳尝试去回答三个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基本问题：他们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有多少人。首先，她介绍了苏联民族政策和苏联的伊斯兰历史。接着她提供了每一个苏维埃穆斯林族群的背景、人口、分布、语言和政治经济地位等信息。在书的结尾，阿金纳还增加了关于苏联操突厥语非穆斯林群体的附录。阿金纳勾勒了一幅极端多样化的苏维埃穆斯林图画。应该说，她的基本目标实现了。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读者将知道苏维埃穆斯林的种类、数量和分布。

阿兰·费舍（Alan Fisher）的《克里米亚鞑靼人》（*The Crimean Tatars*）是少有的几本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英文学术专著。费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鞑靼历史专家。《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他最知名的著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费舍遵循了严格的年代学原则。他将这本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费舍追溯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汗国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文化生活。在第二部分，费舍描绘了俄罗斯帝国是如何侵略克里米亚汗国，以及之后对汗国的吞并和管理。在第三部分，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苏维埃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形象。该书结束于 1970 年代早期。

费舍用了大量鞑靼文、土耳其文和俄文数据，使得该书在文献使用上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进一步的，这也是第一本涉及到克里米亚鞑靼人“首次出现在克里米亚”的英文学术著作<sup>2</sup>，对于想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早期历史的人来说很有意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费舍也有一本关于同主题的论文集《在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突厥人之间：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人》（*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这本书包括了费舍出版于 1967 年至 1988 年的十篇论文。这本论文集有助于读者了解费舍研究

<sup>1</sup>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sup>2</sup> Alan Fisher,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xii.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学术历程。在第一篇论文中，费舍分享了他的奥斯曼文献目录。第二篇论文是相关档案文献的指引。在第三篇论文中，他检视了 16 世纪奥斯曼人和克里米亚人的关系，他认为“把克里米亚当作鞑靼人的‘鸟巢’或奥斯曼人的军事基地这种过分简单的观念必须被修正过来”<sup>1</sup>。在第四篇和第五篇论文中，费舍用了与克里米亚半岛奥斯曼人财产相关的奥斯曼文献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哪些部分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之下，还有哪些部分处于克里米亚汗控制之下。在第六篇论文中，他检视了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汗国的过程。他认为女沙皇叶卡捷琳娜（Tsarina Catherine the Great）在 1782 年之前并无把该汗国合并进俄罗斯帝国的意图。相反，在合并之前，叶卡捷琳娜一直支持改革家萨辛·吉拉伊（Sahin Giray）汗去统一克里米亚。在第七篇论文中，通过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个案例，费舍探索了 19 世纪族裔俄罗斯人和穆斯林的关系。他想去解释一个悖论：19 世纪的鞑靼人经历了严重的俄罗斯化，但是在 1920 年代俄国却“成功发展和维护民族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强调鞑靼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sup>1</sup>。在第八和第九篇论文中，他介绍了一位鞑靼名人的一生：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加斯普拉里开启了一个伊斯兰改革运动：贾迪德主义（Jadidism）。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费舍回顾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评价了他们的现状。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边缘地位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一直面临着可怕的未来。

费舍并没有聚焦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形成至关重要的流放。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应该是布兰恩·威廉姆斯（Brian G. Williams）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The Crimean Tatars: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威廉姆斯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伊斯兰历史教授，他也从事奥斯曼历史研究。威廉姆斯书写了从史前时期到当代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历史。他专注于克里米亚鞑靼人处于俄国和苏维埃统治下痛苦的迁徙和流亡史。这本书开始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接着，威廉姆斯讨论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逐渐接触以及之后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他强调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土著，从而认为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统治是殖民。然后，威廉姆斯描述了 19 世纪以来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对外移民。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从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向外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伊斯兰认同。他也试图解释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的构建并把这种构建归因于多个因素，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亡经历、西方思想的冲击、改革家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及其追随者的影响、鼓励民族文化的早期苏维埃政策的作用。威廉姆斯的书结束于克里米亚鞑靼人 1990 年代从中亚回归到克里米亚以及回归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威廉姆斯使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其它西语数据。他也使用了不少的一手数据，诸如旅行者的记录、苏联内务部文件、和幸存流放者的访谈、克里米亚鞑靼人民谣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格瑞塔·林·尤林（Greta Lynn Uehling）的《超越记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Beyond Memory: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 and Return*）也覆盖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史。尤林探索从未在克里米亚半岛生活过的第二代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如何变得愿意离开中亚以便回到他们历史上的故土。她按照年代学原则组织了这本书。该书始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概况的介绍，刻画了俄国的占领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之后又着手于他们在中亚的生活，接着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对 1944 年流放集体记忆的形成以及他们最后的回归。相比于威廉姆斯的《克里米亚鞑靼：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尤林这本书的历史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显得很简单和薄弱。但在书的最后四章，尤林做得很好，她记录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国定居的生活。

尤林用了很多她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去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一直维系的对克里米亚及那段流放经历的集体记忆影响了他们回到克里米亚的渴望。虽然在这本书中，她也引用了很多俄文和

<sup>1</sup> Alan Fisher,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1998, p.41.

鞑靼文资料。然而，她对鞑靼文的不熟练导致了某些错误。比如她在书中把 Azat Krym（自由克里米亚）误译成了 Red Crimea（红色克里米亚）。

阿扎德·阿耶斯·若立希 (Azade-Ayse Rorlich) 的《伏尔加鞑靼人：民族复兴的剪影》(*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研究了另一个鞑靼族群——伏尔加鞑靼人的历史。若立希是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和斯拉夫语言与文学教授。他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研究的英文著作。若立希探索“公元 10 世纪以来伏尔加鞑靼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sup>2</sup>。她把全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她刻画了伏尔加鞑靼人的早期历史，开始于他们的起源，接着讲保加尔国家建立、蒙古人征服，最后是卡赞汗国 (Kazan Khanate) 创建。在第二部分，若立希探索了处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伏尔加鞑靼人生存状况。她认为俄国的政策致力于伏尔加鞑靼人的俄罗斯化。她也探索了一场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改革家重新评价了宗教思想并且接受了伏尔加鞑靼人的世俗化。若立希吸收了自己博士论文<sup>3</sup>的很多内容到第二部分。在第三部分，若立希检视了二月革命后的伏尔加鞑靼人，探讨了革命后发生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二战后他们的文化复兴。

若立希在书中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鞑靼文资料。她覆盖了与伏尔加鞑靼人有关的每个重要问题，从宗教到教育再到族群认同。总而言之，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的读者来说将会非常有帮助。

阿塞拜疆人是苏联中亚地区之外最大的穆斯林族群。在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形成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塔德伍兹·苏维艾特施瓦斯基 (Tadeusz Swietochowski) 的作品。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是蒙莫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是中东和阿塞拜疆现代史专家。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俄国的阿塞拜疆 1905—1920：一个穆斯林社会民族认同的塑造》(*Russian Azerbaijan 1905–1920: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slim Community*) 尝试去探索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想法的诞生以及阿塞拜疆集体认同的创造。他聚焦于从俄国 1905 年革命到 1920 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之间的阿塞拜疆历史。首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简要介绍了革命前俄国的统治。然后他探索了革命和阿塞拜疆人的政治觉醒。接着他花了四章描述在十五年内阿塞拜疆民族-国家的想法如何变为现实的。最后，他探讨了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专注于在此期间统治精英以及阿塞拜疆知识分子重构政治运动的想法。他认为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源自阿塞拜疆精英与根植传统的普通大众之间的脱节，另外，这一失败还在于他们在选择亲近俄罗斯还是土耳其方面的混乱。

由于难以获得在苏联的档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使用了大量来自大不列颠公共记录办公室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Great Britain) 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 20 世纪初阿塞拜疆历史的读者来说非常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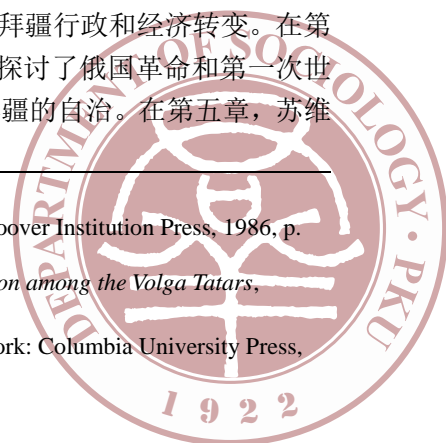
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另一本书《俄罗斯和阿塞拜疆：转型中的边疆》(*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聚焦于俄罗斯—伊朗边界的两个阿塞拜疆。他试图谈论两个阿塞拜疆有什么共同点以及“比起外国的征服，是什么力量更深远的使他们分离”<sup>4</sup>。在第一章，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探索了发生在俄罗斯征服阿拉斯河 (Araxes) 北岸后阿塞拜疆行政和经济转变。在第二章，他讨论了与欧洲的联系对阿塞拜疆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他探讨了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两个阿塞拜疆的影响，包括俄国阿塞拜疆的独立以及伊朗阿塞拜疆的自治。在第五章，苏维

<sup>1</sup> Ibid., 123.

<sup>2</sup> Azade-Ayse Rorlich,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 xv.

<sup>3</sup> Azade-Ayse Rorlich, *Transitio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 and Secularization among the Volga Tatar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ress, 1976.

<sup>4</sup> Tadeusz Swietochowski,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vii.





艾特施瓦斯基描述了俄罗斯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化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对伊朗阿塞拜疆的统治。当苏维埃阿塞拜疆被民族化和苏维埃化的同时，巴列维政府对伊朗阿塞拜疆采用了同化政策。苏维埃艾特施瓦斯基认为 1920 年代的新变化事实上扩大了两个阿塞拜疆的鸿沟。在第六章，他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伊朗阿塞拜疆的占领以及自治阿塞拜疆在伊朗的再现。接着，他探索了伊朗阿塞拜疆自治的陷落以及苏联和伊朗如何试图去隔绝两个阿塞拜疆以及如何重启在各自阿塞拜疆的同化政策。最后，该书终结于苏联崩溃后一个独立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建立。

苏维埃艾特施瓦斯基援引了大量来自苏联阿塞拜疆的书籍、档汇总、文章等，他还使用了不少来自阿塞拜疆国家档案馆的阿塞拜疆文和俄文文献。此外，他也利用了大不列颠公共记录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波兰外交部档案馆的文献。档案数据的充分使用保证了该书观点经得起检验。总之，这是一本关于两个阿塞拜疆历史的可靠研究成果。

除了苏维埃艾特施瓦斯基的书，安迪·阿尔斯塔德（Audrey L. Altstadt）的《阿塞拜疆突厥人：俄国统治下的权力和认同》（*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 under Russian Rule*）研究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诞生、阿塞拜疆人和俄国及苏维埃当局的互动及其结果。在该书开头，她介绍了阿塞拜疆突厥人的起源，之后介绍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俄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它对阿塞拜疆的影响，接着她描述了阿塞拜疆人对俄国殖民统治的反应。她解释了俄国是如何侵略阿塞拜疆以及如何在那里建立殖民管理制度的，她也探讨了阿塞拜疆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紧随其后，阿尔斯塔德检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她认为沙皇的阿塞拜疆政策是压迫性的，这些政策引起了阿塞拜疆人的不满。进一步的，阿尔斯塔德描述了短命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的到来。此后，阿尔斯塔德追溯了巴希洛夫（Baghirov）统治下的阿塞拜疆。全书结束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期。在最后一部分，她讨论了阿塞拜疆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应对，探索了阿塞拜疆人是如何利用改革争取民族权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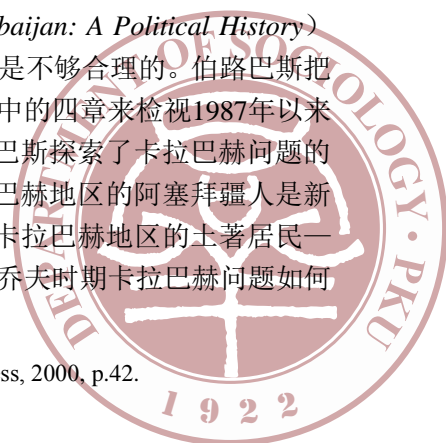
阿尔斯塔德对阿塞拜疆和俄国及苏联中央政府近两个世纪来复杂关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阿尔斯塔德对众多俄文和土耳其文文献的使用令人影响深刻。这使得书中她对如此之长的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很有说服力。

如果了解阿塞拜疆的简史，可以参阅查尔斯·范德柳（Charles van der Leeuw）的《阿塞拜疆：对认同的寻找》（*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这本书始于古代阿塞拜疆，结束于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总统时期。范德柳描述了阿塞拜疆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事件，包括蒙古人统治、俄罗斯入侵、苏维埃时代和国家独立。他试图通过对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来定义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概念。范德柳暗示阿塞拜疆自古以来一直是个独特国家和永恒不变的，尽管这并不客观。事实上，正如书中所说，阿塞拜疆历史上遭受过数次入侵和异族统治。

虽然范德柳在利用阿塞拜疆文去构建历史方面值得称赞。然而，他的参考文献不够充分。在书中，他未能就很多史实提供足够多的脚注。更糟的是，书中还有不少事实性错误。比如，他把古代波斯神职人员（Magi）当作了马扎尔人（Magyars），后者事实上是生活在匈牙利的一个族群<sup>1</sup>。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些错误使得该书减少了应有的价值。

苏哈·伯路巴斯（Suha Bolukbasi）的《阿塞拜疆政治史》（*Azerbaijan: A Political History*）试图重构前苏维埃时期以来的阿塞拜疆政治史。然而，这本书的结构是不够合理的。伯路巴斯把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阿塞拜疆压缩为两个章节，却用了全书七个章节中的四章来检视 1987 年以来山地卡拉巴赫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在书的开始，伯路巴斯探索了卡拉巴赫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当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坚称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是新来者时，阿塞拜疆学术界对苏维埃理论——阿塞拜疆人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拥抱强化了阿塞拜疆人对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他解释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卡拉巴赫问题如何

<sup>1</sup> Charles van der Leeuw, *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42.



在亚美尼亚人的发起下重新出现，他也解释了阿塞拜疆政治精英如何努力阻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从阿塞拜疆脱离。进一步的，他介绍了莫斯科如何干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对莫斯科干预的反应。这本书结束于阿塞拜疆失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伯路巴斯认为阿塞拜疆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的限制以及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民族军导致了1990年代早期阿塞拜疆丧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伯路巴斯在这本书中没有充分使用一手数据，这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书的结论部分与伯路巴斯主要关心的卡拉巴赫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另一本聚焦于阿塞拜疆的作品是施瓦特·康奈尔（Svante E. Cornell）的《独立之后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在这本书中，康奈尔探索了阿塞拜疆内外问题中的复杂性和交互性。首先，他介绍了从前苏维埃时期到现在的阿塞拜疆历史。接着他以专题方式讨论了阿塞拜疆的内部问题，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最后，康奈尔专注于阿塞拜疆与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及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比较了1918-1920年期间阿塞拜疆的第一次独立和苏联崩溃后的第二次独立。他认为前苏联官员盖达尔·阿利耶夫在苏联崩溃后能够重新恢复他在阿塞拜疆的权威是因为知识分子未能解决阿塞拜疆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他也探索了阿塞拜疆当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失衡的经济及腐败。他建议阿塞拜疆领导人应该在处理腐败方面投注更多的关注。

康奈尔使用了不少俄文和阿塞拜疆文文献，尽管他严重依赖关于阿塞拜疆的英文学术著作。此外，在这本书中，人们也很容易辨识出康奈尔的亲阿塞拜疆立场。他称阿塞拜疆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民主和世俗的共和国。他也表达了对阿塞拜疆独裁者、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支持。

北高加索是诸如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等大量苏维埃穆斯林所生活的另一个地区。乔治·安施巴德兹（George Anchabadze）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The Vainakhs*）是关于北高加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一本介绍性作品。安施巴德兹是格鲁吉亚大学伊利亚州立大学（*Ilia State University*）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高加索历史地理学和高加索人历史。在这本书中，他以紧凑的书写方式探索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覆盖了车臣和印古什文化的演进以及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包括了对高加索及其人民的历史地理描述。首先，安施巴德兹介绍了高加索的土地和人民，并且专门介绍了车臣和印古什的地理。接着，他检视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从他们的起源到俄国对车臣和印古什的征服再到伴随苏联崩溃的车臣独立。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安施巴德兹介绍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本书结束于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开始。

安施巴德兹利用他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丰富的知识，从而帮助高加索之外的人能够接触他们的历史。他使用了俄文和高加索文献描绘了一段悠久的车臣、印古什历史。最终，这本书不仅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工具，也成为这个领域中对专业学者颇具学术价值的参考书。

如果想深入了解车臣人和族裔俄罗斯人之间冲突，请参阅罗伯特·西里（Robert Seely）的《俄罗斯-车臣冲突，1800-2000：致命拥抱》（*Russo-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 Embrace*）西里努力重构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苦难史。他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车臣战争会爆发以及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和车臣政治家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西里把全书划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他描述了俄罗斯人和车臣人首次接触以来的主要事件，他解释了为什么车臣人对俄罗斯国家抱有深深敌意。他认为俄罗斯对车臣的殖民化引起了车臣人的反抗。在第二个部分（第五章-第十章），西里探寻了1994-1996年车臣战争更直接的原因。他认为在莫斯科的政治角力，特别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车臣人如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影响开战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西里也检视了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角色。他认为不太成功的战争降低了俄罗斯领导人的信誉，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叶利钦试图削弱宪法权威性使自己成为独裁者的担忧。

我想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是罗伯特·布鲁斯·怀尔（Robert Bruce Ware）和埃文·吉斯利夫（Enver

Kisriev)的《达吉斯坦：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霸权和伊斯兰的反抗》(*Dagestan: Russian Hegemony and Islamic Resistance in the North Caucasus*)。怀尔是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德斯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Edwardsville)哲学教授，他也是达吉斯坦事务的专家。吉斯利夫是俄罗斯科学院文明化和地区研究中心的达吉斯坦社会学家。在这本书中，怀尔和吉斯利夫试图去探索为什么达吉斯坦如此不稳定。他们介绍了 Djamaat (地方小区结构) 概念。他们视 Djamaat 为维持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和平与宽容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他们认为，不像他们的邻居车臣，由于协商式的 Djamaat 有助于不同族群间集体权力的分享，民主达吉斯坦在 1990 年代一直维持着稳定。他们觉得 Djamaat 是跟权力集中相悖的。然而，普京总统的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自治的颠覆，并且使得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的权力分享结构流产。这种改变引起了达吉斯坦人的不满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增长。最终，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又增加了达吉斯坦的动荡。

作为少有几本关于达吉斯坦的英文学术著作之一，这本书为想了解达吉斯坦国内冲突及其内部原因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怀尔和吉斯利夫却忽略了外部因素。他们并没有澄清车臣战争是否影响了达吉斯坦的稳定。

虽然我在这里所介绍的一些书在利用一手数据方面并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是关于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研究方面不错的指导性书籍。每本书后的参考文献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此外，大多数作品都使用了非英文文献，诸如俄文、土耳其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和各种北高加索文。这使得未能掌握这些语言的学者通过可以通过所提及的英文作品接触到可靠的历史。

#### 参考文献：

Akiner, Shirin. *Islamic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Altstadt, Audrey L. *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 under Russian Rule*.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2.

Anchabadze, George. *The Vainakh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sisana Paichadze. Tbilisi: Caucasian House, 2001.

Bolukbasi, Suha. *Azerbaijan: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Cornell, Svante E. *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M. E. Sharpe, 2011.

Fisher, Alan.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Fisher, Alan.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1998.

Leeuw, Charles van der. *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Rorlich, Azade-Ayse.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Swietochowski, Tadeusz. *Russian Azerbaijan 1905-1920: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slim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wietochowski, Tadeusz.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Seely, Robert. *Russo-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 Embrace*. New York: Frank Cass, 2004.

Uehling, Greta Lynn. *Beyond Memory: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 and Re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Williams, Brian G. *The Crimean Tatars: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1.

